



# 京门风月 上

## ④ 轻花雪月

一曲京门阙歌，风月绵绵情长。道不尽江山兵戈杀伐盛世，说不尽几盏风花几处雪月柔情，共权谋争霸，烽烟如画。

古言大家西子情

继《纨绔世子妃》《妾本惊华》后再续传奇佳话。

花月楼台，折枝锁情，潋滟诗光景，琴箫画锦绣！

烟雨海棠，风吹落梅，揽卷浅伤情，挥剑试青峰！

西子情 | 作品  
XI ZI QING  
WORK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京门风月

2017年1月1日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京门风月

## ④ 轻花雪月

[上]

西子情 | 作品  
XI ZI QING  
WORK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门风月: 4, 轻花雪月: 全2册/西子情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031-6

I. ①京… II. ①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3228号

书 名 京门风月 4 轻花雪月  
作 者 西子情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 策 划 李文峰 风染白  
责任 编 辑 姚 丽  
文字 编 辑 风染白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550千字  
印 张 36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2次印刷  
标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031-6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 CONTENTS

京 门 风 月

第一章	等你回京	1	第十一章	依依不舍	135
第二章	归京心切	16	第十二章	愤怒毁旨	147
第三章	同床共枕	30	第十三章	免死金牌	154
第四章	忽闻喜讯	44	第十四章	深夜火截	168
第五章	劝慰云澜	58	第十五章	很爱很爱	180
第六章	情之一事	71	第十六章	情之一字	194
第七章	彻查到底	84	第十七章	芳华吃醋	207
第八章	情毒得解	98	第十八章	言宸归来	221
第九章	感情深重	111	第十九章	北齐公主	235
第十章	身世之谜	123	第二十章	下定决心	249
			第二十一章	离奇失踪	263



# 目录

## CONTENTS

京 门 风 月

第二十二章	偶遇秦钰	277	第三十二章	分宗分族	415
第二十三章	成婚之事	291	第三十三章	身世之谜	429
第二十四章	确认隐情	304	第三十四章	箭雨断情	443
第二十五章	冒险救人	318	第三十五章	关于婚约	457
第二十六章	思你成狂	332	第三十六章	唯情而已	471
第二十七章	准备嫁衣	346	第三十七章	识破心思	485
第二十八章	力破龙门	359	第三十八章	顺利成事	498
第二十九章	釜底抽薪	374	第三十九章	取消婚约	511
第三十章	力不从心	388	第四十章	碧湖泛舟	525
第三十一章	琴瑟和谐	401	第四十一章	三月完婚	542
			第四十二章	俩月婚期	556





## 第一章 等你回京

京 门 风 月

若是柳妃和柳氏联合忠勇侯府，无疑是增加了一个天大的筹码。

如意因皇后的一番话震惊了好半晌，才讷讷地道：“娘娘，您是不是多心了？皇室一直想除去忠勇侯府，柳妃和柳氏岂能不知道皇室和忠勇侯府如今走在刀刃上的关系？若是被皇上知晓，柳妃和柳氏能好过？”

“不好过也比株连九族强。”皇后越说越肯定，“我猜这回定然是柳妃和柳氏炸毁了临汾桥，要害钰儿，却被忠勇侯府暗中给帮衬压下了，定然是联合了。”

如意脸色有些发白：“娘娘，不是说如今在彻查吗，您怎么就肯定了，万一不是呢？”

皇后叹了口气：“如意，你跟我在这皇宫里待了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了。”如意道。

“也就是说我和柳妃、沈妃斗了二十多年了。”皇后冷笑一声，“她们惯用什么手段，我焉能不清楚？这回我的钰儿若是平安回到京城，定会今非昔比，她们岂会让他平安回京？为了以后的荣华，焉能不破釜沉舟赌上一赌？”

如意闻言顿时紧张起来：“您这样一说，奴婢也觉得这事儿像是柳妃和柳氏所为。皇上要除去忠勇侯府，可咱们四皇子还没有此心啊，为何忠勇侯府选柳妃和柳氏，而不选咱们四皇子？”

皇后笑了一下，又是骄傲，又是忧心忡忡：“因为皇上喜爱四皇子，若不出意外，我儿子就是未来的九五之尊，忠勇侯府是怕他继承父志，才保下柳妃和柳氏，牵制他。”

如意也跟着犯了难：“那咱们怎么办啊？”

“还能怎么办，我们又抓不住忠勇侯府的把柄，不能将忠勇侯府制住，等钰儿回京再说吧！”皇后磨牙，“便宜柳妃那个贱人了！”

“还有沈妃呢。拿捏住一个，柳妃就算有忠勇侯府撑腰，也不怕她。”如意道。

皇后点点头。

主仆二人说话的工夫，谢芳华、秦怜已经坐着谢墨含的车离开了皇宫。

马车上，秦怜有些兴奋，对谢芳华连番提条件，比如“我要住在你的海棠苑”，比如“你要给我温酒煮海棠”，比如“听说桃花和杏花都开满山野了，你要陪我去看桃花和杏花”，比如“这回你大病初愈，也该出府走动了，下个月大姑姑的赏诗会，我们一起去玩”等等。

谢芳华一个劲儿地揉额头。不同意的话，秦怜就一直拽着她胳膊摇晃，摇得她头晕眼花，无奈之下，她只能点头。

一路上，谢芳华不停地反省自己，早先她装无知扮天真，云澜哥哥该有多无奈！

想起谢云澜，便想起了已逝的谢氏米粮老夫人和她临终的话，心情又低落下来。

谢墨含坐在一旁，看着秦怜缠着谢芳华，有些好笑，暗暗想着幸好他只这一个妹妹，若是再有一个这样的妹妹，他估计会愁白了头。

不知不觉，马车回到了忠勇侯府。

秦怜先跳下了马车，如回自己家一般，蹦蹦跳跳地往里面走去。

谢芳华看着她轻快的身影，头疼得更厉害了，想着是不是该派人去给英亲王妃送个信儿，让她赶快回京。

“你是不是要去看老侯爷？我也跟你去！”秦怜突然回头问谢芳华，见谢芳华一副头疼的模样，不高兴地道，“你这是什么表情？嫌我麻烦了？是谁在皇后面前说不嫌弃我麻烦的？”

“没有，我昨夜没睡好。”谢芳华放下手。

秦怜这才认真地打量她，见她一脸倦容，气色极差，于是皱了皱眉：“我竟忘了你跟柳枝似的，风一吹就倒了。这样吧，你不用去老侯爷那里了，我代替你去陪他，你回去睡吧。”

谢芳华脚步一顿。

秦怜对她挥挥手：“你不用感谢我！”话落，向荣福堂走去。

谢墨含随后走上前，对谢芳华温声道：“妹妹，你的气色的确极差，爷爷没事，我过去看看他，你回房间歇着去吧。自己开一副方子，让婢女煎药给你服下。你若是病了，咱们府里更要人仰马翻了。”

谢芳华想了想的确没力气再折腾，遂点点头。



谢墨含向荣福堂走去。

谢芳华转道回海棠苑。回到海棠苑，便闻到后园子里一股浓郁的酒香和海棠香，她对身后摆摆手，吩咐侍画、侍墨去看看。

二人连忙跑到门扉处看了一眼，回来对她道：“是云继公子在温酒煮海棠呢。”

“他倒是悠闲！”谢芳华并未理会他，进了房间。

回到房间后，她便听了谢墨含的话，开了一副方子，吩咐侍画、侍墨去煎药，自己则躺在软榻上，倦倦地闭上了眼睛，迷迷糊糊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听到后园子里隐隐约有吵闹声，她蹙了蹙眉，睁开眼睛，坐起身，对外面喊了一声。

侍画、侍墨立即进了屋。

“后园子怎么这么闹？”谢芳华问二人。

二人对看一眼，齐齐道：“云继公子不是在温酒煮海棠吗，怜郡主来了，闻到了酒香，便跑去了后园子，要和云继公子抢酒喝，云继公子不给，二人便闹起来了。怜郡主说云继公子一个大男人，不该出现在女子的闺阁后院，以后她要住在这里，要赶云继公子出去。”

谢芳华点点头，没说话。

“小姐，您要出去劝架吗？”二人看着谢芳华。

谢芳华摇摇头：“帮我关上门窗，让他们打去吧。”

二人应了一声，听话地关好了门窗，隔绝了后园子里传出来的声音，回身见谢芳华睡醒一觉，气色稍好了些，轻声道：“小姐，药煎好了，给您端来？”

谢芳华点点头。

一人去端药，一人去拿蜜饯。

谢芳华喝了药，看着一碟蜜饯，捏起一个吃了，抬头对二人吩咐：“去打听一下，谢氏米粮如何了，云澜哥哥在做什么。”

二人点点头，退了下去。

谢芳华拿起桌案上一本书，翻看了两页，便没心情地放下了。

不多时，二人便回来了，对谢芳华禀告：“谢氏米粮挂起了白帆，云澜公子在给老夫人守孝。老夫人病的时间太长，谢氏米粮上下早就做好了准备，所以并不乱，府中的人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除了被围困的谢氏长房，谢氏各房得到消息，都派人去了谢氏米粮。”

谢芳华点点头。

“奴婢二人在打听谢氏米粮的时候，还得到了一个消息。”二人轻声道，“皇上刚



刚下旨，派左相和秦大公子前往临汾镇，彻查临汾桥刺杀案，如今左相和秦大公子正准备启程。”

谢芳华闻言眯起眼睛：“皇上竟然派了左相和秦浩一同去临汾镇？”

二人齐齐点头：“消息无误，圣旨刚下。”

谢芳华低头寻思，不过片刻便知晓了皇上的想法。皇帝执掌南秦江山二三十年，如何不懂皇后、沈妃、柳妃之间的争斗？即便抓不住她和云澜哥哥此次幕后施为的把柄，应该也能猜到与忠勇侯府脱不了干系。左相忠于皇帝，而秦浩除了依靠英亲王府外，能依靠效忠的，也就是皇上了，派他们二人去，若是寻到些蛛丝马迹，一定不会因畏惧忠勇侯府而压下。

所以，满朝文武，派他们去最是合适。

不过，他们去了又如何？该抹平的地方她已经抹平了，除非，从被抹平的地方再掏窟窿。

这样一想，谢芳华忽然眯起眼睛，土火药已经从库部补上，三百死士已经一个不留，若是想从抹平的地方再掏窟窿，那么只能是从李猛身上了。

李猛的弱点是什么？正是他的外室生的私生子！

谢芳华忽然站起身，那个私生子如李猛的命根子，若是被秦钰拿捏住，会不会用他来大做文章，逼李猛就范？

她想到这里，回头对侍画和侍墨道：“快去请哥哥来。”

二人知道小姐想到了什么，连应声，快步跑出了海棠苑。

过了大约两盏茶的时间，谢墨含匆匆来到了海棠苑。

他进了屋，见谢芳华一脸凝重地看着窗外，拿绢帕擦了擦汗，开口问：“妹妹，你急着找我，可是有事情？”

谢芳华回转头，将她的担心说与了谢墨含。

谢墨含顿时讶异：“李猛竟然有私生子？”

谢芳华也愣了：“哥哥，你不知道？”

谢墨含摇摇头：“未曾听闻。”话落，他皱了皱眉，“这些年，偌大的谢氏和皇室明暗揪扯，我倒没注意柳氏的女婿，只是知晓李猛这个人。”

“云澜哥哥告诉我的。”谢芳华面色有些难看，“秦钰如今住在李猛的府邸，我怕他也能够查到。若是查到，将李猛当作突破口，用私生子威胁李猛，万一出事，我们做的一切恐怕都完了。”

谢墨含闻言，神色也凝重起来：“你说的很有可能！”

“秦钰想拿住云继哥哥，可是云继哥哥跟着我回京了，他若是盯上李猛，设个圈套，李猛也许会钻进去。”谢芳华道。

“我如今派人去，可还来得及？”谢墨含皱眉。

“若是他已经动手，恐怕来不及了。”谢芳华道，“我找你来，是想看有没有办法，就算他拿住了李猛的外室和孩子，也能掐断。”

谢墨含低头沉思，片刻后道：“这就要看柳氏舍不舍得这个女儿和女婿了。”

“哥哥是说……弃掉李猛和他夫人？”谢芳华问。

谢墨含点点头。

谢芳华皱眉：“若是弃掉这一颗棋子，柳氏这么多年花费在李猛身上的心血可就毁于一旦了。据我所知，李猛在临汾镇近十五年了吧，皇后母族的张坤一直斗不倒他，可见他的本事，若是弃了，其实是砍了柳氏的一条臂膀，而他对于我们将来，未必没用。”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四皇子真的拿下那个孩子时，将那孩子夺过来。”谢墨含道，“云澜应该能有办法！”

谢芳华摇摇头：“哥哥，谢氏米粮的老夫人刚去，就别去打扰云澜哥哥了。”

“也是。”谢墨含叹了口气。

“除了云澜哥哥，还有没有其他人可以钳制秦钰？”谢芳华望向窗外，想着若是言宸在身边就好了，她如今既然回了京，便没办法再出去了。

“恐怕只有秦铮了。”谢墨含道。

“他如今在郾城呢。”谢芳华蹙眉。

“刚刚爷爷收到他的书信，说已经从郾城出发回京了。飞鸟传书半日到京城，如今快午时了，证明他的书信是今日清早发出的。”谢墨含道。

谢芳华一怔：“郾城沈妃和沈氏的事情处理妥当了？”

“想必是的。”谢墨含道。

“那就给他传信吧。”谢芳华抿了抿唇。

“爷爷昨日说了让你给他写信。”谢墨含揉揉眉心，失笑道，“今日爷爷收到信还嘀咕了，说皇后娘娘千算万算，秦怜刚出生便将人接去皇宫抚养，为的是拉住英亲王府，可是没想到，到头来，英亲王府有个小子看中了忠勇侯府的女儿，为了保住谢氏，偏偏拉了柳氏和沈氏牵制她的儿子。”

谢芳华笑了一声，没说话。

“妹妹，秦铮为你做了许多，忠勇侯府和谢氏是要保，但也不是一日两日，未来的路也许还长得很，你也不要耽搁了自己，感情之事，该上心还是要上心。”谢墨含道。

谢芳华看着谢墨含，沉默片刻，轻声道：“哥哥，你可知道谢氏米粮老夫人的一些事情？”

谢墨含不解：“老夫人如今故去了，妹妹，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谢氏老一辈的人里，据说只有祖母和谢氏米粮的老夫人巾帼不让须眉，看到老夫人离世前瘦成了一把枯骨，我就想知道她为何病了这么多年。”谢芳华道。

“这件事情我也不太清楚，祖母、父母陆续没了之后，谢氏米粮的老夫人便得了一场大病，从鬼门关拉回来之后，一直病怏怏的不见好，这些年连府门也不能出。”谢墨含想了片刻道，“或许爷爷能够说一些老夫人的事情。”顿了顿，他道，“你要想知道，不如去问问爷爷。”

谢芳华摇摇头：“爷爷连祖母的事儿都三缄其口，指望他能说？”话落，她摆摆手，“算了，人都死了，也不是那么想知道。”顿了顿，她问谢墨含，“秦铮给爷爷传信的鸟呢？”

“在爷爷那里。”谢墨含道。

谢芳华犹豫了一下：“我现在就给秦铮写一封信，让它传回去吧。”

谢墨含微笑：“好。”

谢芳华转回身，从桌下的抽屉里取出信笺，看着信笺想了片刻，刚提笔写了一个名字，便见秦怜气冲冲地冲进了屋，她抬头看向秦怜。

“谢墨含，你在这里正好，你将谢云继给我赶出去！”秦怜见谢墨含在，顿时发作。

谢墨含温和地看着秦怜：“怜郡主何以生这么大的气？云继做了什么？”

“他做了什么？他一个大男人，怎么能随随便便待在女人的闺阁？就算他是谢氏同族的人，也是旁支亲戚，血脉早已经远得没边了，传扬出去，像什么话！”秦怜不说讨厌谢云继的原因，只说谢云继不应该待在这里。

谢墨含笑笑：“谢氏一脉相承，虽然枝叶甚多，但也没有怜郡主说的这般严重。”

“还不严重？”秦怜睁大眼睛，气怒交加地看着谢墨含，“就算你妹妹的闺誉你不在乎，以后我可是要住在这海棠苑的，我的闺誉呢？”

谢墨含闻言，一时哑口无言。

谢芳华知道二人是为了酒之事，秦怜一定是没赖皮过谢云继，所以才来找她。她揉揉额头：“侍画、侍墨，你们去告诉云继哥哥，让他回哥哥的芝兰苑去。欺负女孩子，他也不知道脸红。”

“是，小姐。”二人转身去了。

秦怜没想到谢芳华这般向着她，顿时眉眼笑开，走到她面前，挽住她的胳膊：“还是嫂子疼我！”

谢芳华手中拿着的笔一颤。

秦怜低下头咦了一声，奇怪地道：“你不是和我哥哥打架了吗，怎么在给他写信？”

谢芳华偏头看了秦怜一眼，拿开她的胳膊，对她道：“云继哥哥走了，你可以去霸占海棠亭了。”

秦怜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盯着谢芳华笔下的信纸，眼睛发亮：“反正我要在你这里住很久，他既然走了，我还急什么？”

谢芳华蹙眉，那她身边岂不是要一直跟着个烦人精？

“你快写啊！”秦怜催促谢芳华。

“你坐在这里，让我怎么写？”谢芳华瞪了她一眼，怪不得秦铮总是训她，实在磨人。

秦怜撇撇嘴：“你是想跟我哥哥道歉，怕我看见笑话你？”

谢芳华看着信笺，她道歉？她得质问他凭什么背着她朝她爷爷暗中告状！两个人的事情闹得连老头子都掺和进来，他也不知羞！

“快点儿写！”秦怜催促谢芳华，手指敲得桌案噼啪响。

谢芳华忍不住出手点了她的穴道。

秦怜身子一僵，睁大眼睛，一个音也发不出来，顿时恼怒地瞪着她。

谢芳华将她所坐的椅子轻轻转了个圈，她的身子便背了过去。本来想好的说辞，却因为秦怜一番闹腾而被打断，谢芳华轻轻揉揉额头，顿了好久后，简短地写了几句话。

一是，谢氏米粮的老夫人在她和谢云澜赶回来的第二日去了。

二是，秦怜搬来府中与她同住了，是皇后娘娘的意思，待王妃回府之后再将人接回府。

三是，李猛的外室和私生子，他路过临汾镇之时，务必从秦钰手中夺回来，掌握在自己手中。

最后是，等你回京。

最后四个字落下，谢芳华重重地顿了顿笔，一时间，似乎被抽空了全部的力气。

“写好了？”谢墨含一直在一旁看着，见谢芳华放下笔，有些心疼地掏出绢帕给她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谢芳华身子靠在窗子上，嘲笑自己：“真是手无缚鸡之力了，写封信也能满头大汗，确实废物。”话落，她摆摆手，“哥哥，你将信笺拿走，给他传过去吧。”

谢墨含点点头，拿起信笺，折好，对她道：“这两日没什么事情，你好好休息养身子，如此体虚，断然不行。”

谢芳华点点头，多年来在无名山一根弦总是绷着，如今稍微放松下来，却不禁折腾了。

谢墨含拿着信笺出了海棠苑。

谢芳华待谢墨含走没了影，才缓缓出手，给秦怜解开了穴道。

穴道刚一解开，秦怜就炸毛了，腾地站起身：“好啊你，竟然敢点我穴道？你——”

她刚要说什么狠话，谢芳华又出手点了她的穴道。

秦怜的声音戛然而止，又恼怒地瞪着谢芳华。

谢芳华看着她，慢慢地、沉静地温声道：“以后喊我芳华姐姐，我叫你秦怜妹妹，在我和你哥哥大婚前，你都不准喊别的，听到了没有？”

秦怜用鼻孔哼了一声。

“我这穴道能定住一个人六个时辰。”谢芳华向她陈述事实。

秦怜气恼地盯着她，半晌，才困难地眨眨眼睛，意思是同意了。

谢芳华见她同意了，又道：“你既然住进了我这海棠苑，也欺负走了谢云继，只要你不缠着我、烦着我，只管随意地待着，哪怕你要温酒煮海棠，把海棠花都摘了，也随你。”

秦怜想了一下，又眨眨眼睛。

“我解开你的穴道，你不准再跟我急了，你若是再急，我还点你穴道。”谢芳华悠悠地道，“我喜欢清静。”

秦怜苦着脸，片刻后，无奈地眨眨眼睛。

谢芳华见她全部应允，出手给她解开了穴道。

穴道解开，秦怜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对谢芳华瞪眼，再瞪眼。

谢芳华不理她，靠着窗站着。她两世至今，除了一个哥哥，没有姐姐妹妹，不太知道怎么与姐妹相处，但秦怜若是乖巧，她觉得，她还是能多容她待些天的。

过了片刻，秦怜泄了气，嘟囔道：“你跟我哥哥一样，以欺负妹妹为乐。”

谢芳华笑了一下，从手边拿了一本书递给她：“不是我喜欢欺负你，是我喜欢不吵闹、不烦我、不影响我做事情的乖孩子，所以，只要你乖一些，你还是自由的。”

秦怜闻言哼了一声，接过书看了一眼，又立马甩给她：“《女训》？谁爱看这个破书！”

“不爱看就算了。”谢芳华将书丢在桌案上，她也不爱看。

“听说忠勇侯府的书房很大？”秦怜又看着谢芳华，“比皇宫的书房还大？是不是？”

谢芳华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丢给她：“你自己去看。”

“我真的可以去忠勇侯府的书房？”秦怜拿过钥匙，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谢芳华，“听说忠勇侯府的书房不是什么人都让进去的，你就不怕我泄露了忠勇侯府的秘密？”

谢芳华笑了笑：“还你带我去皇宫藏书阁的人情。去吧。”

秦怜撇撇嘴，拿着钥匙快步走了出去。

谢芳华站在窗前看着她，见她出了门后，正碰上侍画、侍墨走回来，便随手抓了二人带她去忠勇侯府的书房。

二人看着她手中的钥匙呆怔片刻，抬眼向主屋看来，见谢芳华站在窗前，知道是经过她的准许了，于是点点头，带着秦怜去了。

打发走了秦怜，谢芳华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不多时，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有人走了进来。

谢芳华闭着眼睛，眼皮都没抬一下。

“死丫头！我为你跑前跑后，辛辛苦苦，你就是这么对待我的？向着那个臭丫头，把我赶出海棠苑？”谢云继来到近前，一脸不高兴地伸手戳了戳谢芳华的脑袋。

谢芳华睁开眼睛：“你一个大男人，和个小姑娘争执什么？传出去多丢面子。”

谢云继嗤笑一声：“我何时在乎面子了？”

“你是不在乎面子，但这事儿也不能从我的海棠苑里传扬出去，使得我不能清静。”谢芳华揉揉眉心，“我哥哥的芝兰苑才是风景最好的地方，你只知道温酒煮海棠，怎么就不知道温酒煮兰花？”

谢云继睁大眼睛：“你是在怂恿我摘世子的兰花煮酒喝？”

谢芳华眨眨眼睛，摇摇头：“没有，我说说而已。”

谢云继将食指放在唇瓣上，思索了一番，忽然勾唇一乐：“你说的好像更吸引人。在你的海棠苑腻了半日，也没什么好玩的，既然如此，就让给那个臭丫头了。我走了。”

谢芳华摆摆手，只要不在她的海棠苑再和秦怜打架给她找麻烦，她才不管哥哥的芝兰苑。

谢云继倒是爽快，说走就走，转眼就出了海棠苑。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侍书匆匆进了海棠苑，站在门口轻喊：“小姐。”

谢芳华嗯了一声。

“六房的谢伊小姐来了咱们府，要见您，世子让我来问问，您若是累了，不想见，就给推了。”侍书低声道，“世子猜测她是为了谢惜小姐而来，打探八皇子消息的。”

谢芳华想了一下，对她道：“就说我又病了，为了不把病气过给她，就不见了。你告诉她，八皇子很好，临汾桥出事，八皇子毫发无伤。”

侍书应声，转身去了。

谢芳华又静静地靠着椅背在窗前坐了片刻，便起身去了床上。她实在不太明白谢惜对秦倾的痴情，秦倾明明白白地告诉了谢惜无意于她了，她还不死心。

躺在床上，左右无事，谢芳华便又睡了过去。

这些天除了身体一直不得休息外，心思也一直盯着很多事情，实在疲惫不已。

不知睡了多久，谢芳华感觉房门被人推开，感觉到熟悉的气息，知道是秦怜回来了，她也不理会。不多时，秦怜来到床前，挑开帘幕，看了一眼床上睡着的谢芳华，嘟囔了一句什么，便踢了鞋子，上了床，钻进了她的被窝。

谢芳华顿时睁开眼睛：“你的房间在隔壁，我已经让人收拾出来了。”

“不要，我就要跟你睡！”秦怜闭上了眼睛。

谢芳华看了一眼窗外，见日头已经西斜，对她道：“你现在睡晚上还要不要睡了？”

“晚上再说。”秦怜打了个哈欠。

谢芳华只能往床里一些，给她腾出些地方。

秦怜身子动了动，找了个舒服的位置，不多时，便睡着了。

谢芳华扭头看着她。秦怜和秦铮兄妹二人看起来还真有几分相似之处，尤其是唇瓣偏薄，都说薄唇的人最是无情，秦铮却不是这样，秦怜对皇后也是心里记着抚养之恩的，也不是无情……

“你不睡觉，看着我做什么？我脸上有东西？”秦怜忽然睁开眼睛，看了谢芳华一眼，恍然道，“噢，我知道了，你在想我哥哥。”

谢芳华脸一红，低哼了一声：“我想他做什么？”

秦怜又闭上眼睛：“口是心非。我是在皇宫里长大的，你休想骗我。”

谢芳华一时无语。皇宫里的女人的确很不好惹！

秦怜翻了个身，背对着谢芳华继续睡去。

谢芳华觉得有些好笑，也闭上了眼睛。

傍晚时分，侍画、侍墨悄悄推开门看了一眼，见二人在屋中睡得熟，对看一眼，又关上了房门。

半夜，秦怜醒了，伸手推谢芳华：“喂，快醒醒，我饿了。”

谢芳华睁开眼睛，看了她一眼：“什么时辰了？”

“子时已经过了吧，不知道。”秦怜摇摇头。

“那你喊侍画、侍墨给你弄饭吃。”谢芳华翻了个身。

“喂，你怎么这么能睡？我听说你都睡了一天了，晚上还继续睡，你也不怕睡过去！”秦怜见谢芳华还要继续睡，一脸鄙夷地看着她，“两个婢女能做出什么好饭菜来！不要，我要吃来福楼的饭菜！”

“郡主，大半夜的，折腾人去来福楼给你买回来吗？”谢芳华无奈。

秦怜伸手拉她，兴奋地道：“折腾人干什么？买回来都凉了，不好吃了，反正也睡饱了，不如我们半夜翻墙出去，去来福楼吃吧！来福楼深夜也是不打烊的。”



谢芳华无语地瞅着她：“你觉得可能吗？”

“怎么就不可能？”秦怜用力拉起她，“皇宫的宫墙我都爬过，更何况忠勇侯府的墙。不用你帮忙，你放心。”

谢芳华蹙眉。

“好姐姐！好芳华姐姐！我这些年一直被拘在皇宫内，闷都闷死了，什么有趣的都玩不上，好不容易出了皇宫，你就依我吧！”秦怜摇晃谢芳华手臂。

谢芳华想着皇宫的确是个闷死人的地方，本来秦怜堂堂英亲王府的郡主，是不必被拘在皇宫里的，可是皇后因一己之私，困了她这么多年，谢芳华心下不忍，犹豫了一下，点头：“好吧。”

秦怜见她答应，差点儿欢呼出声。

“换一身衣服。”谢芳华先下了地，走到衣柜旁，从一个衣柜里拿出两套男子的衣服，一套扔给秦怜，一套自己拿在手里。

秦怜接过衣服，一下子就笑了，对谢芳华眯着眼睛道：“好姐姐，你不乖哦，竟然私藏男人的衣服。说，这是谁的！”

“穿不穿？”谢芳华同样眯着眼睛看着她。

秦怜撇撇嘴，将衣服往身上套。

不多时，二人穿戴妥当，在镜子前收拾了一下，绾了个男人的发髻，一起出了房门。

她们即便动静再轻，还是惊动了侍画、侍墨，二人吓了一跳：“小姐，怜郡主，你们半夜三更要去哪里？”

秦怜眨眨眼睛：“去勾栏，你们去不？”

二人骇然。

“不要听她胡说！”谢芳华瞪了秦怜一眼，“若是让皇后听到你连勾栏都随口说出来，恐怕会吓死，这么多年在皇宫的规矩白学了。”

秦怜嘟了一下嘴，不以为然，低声道：“要我说，皇宫里面有些女人比勾栏的女人还厉害，想方设法勾引男人。”顿了顿，她看了谢芳华一眼，哼道，“就你这副冷冷清清的样子，才是最不招男人喜欢。”

谢芳华看着她，凉凉地问：“你还想去吗？”

“噢，我说错了，你也不是不招男人喜欢，至少我哥喜欢得跟什么似的。”秦怜话落，觉得不对，立即改了口，见谢芳华要变脸，顿时嘻嘻一笑，“自然要去！”

谢芳华对待画、侍墨道：“我和怜郡主去来福楼用膳，你们不用跟着了。”

二人一惊，齐齐道：“小姐，三更半夜的，就您二人出去怎么行？京城也是不安全的，万一遇到危险……”

“那就喊几名隐卫跟着吧。”谢芳华摆摆手。

二人还是觉得不放心：“要不要知会世子一声，世子陪着——”

“半夜三更的，打扰哥哥做什么？若是不放心，你们二人也暗中跟着吧。”谢芳华道。

二人闻言只能点点头，连忙回房间换夜行衣。

谢芳华和秦怜来到西北角的一处墙壁，谢芳华轻轻一纵身便上了墙，坐在墙头上看着秦怜。

“就知道你会武功。”秦怜嘟囔一句，从怀里掏出爬墙索，很有技巧地扣在墙头上，然后抓着爬墙索噌噌往上爬，动作熟练，显然这事儿常干，很快就上了墙。

谢芳华笑了一下，轻轻跳下墙。

秦怜依照原样，动作也不慢地跳下墙，然后收起爬墙索，欢快地拉着谢芳华往前走。

毕竟是深夜，整座南秦京城大多都熄了灯，只剩几处灯火，也不是太明亮。

一路上除了打更的人，便没遇到什么人，二人很顺利地到了来福楼。

来福楼门前自然是灯火亮堂，虽然是深夜，但是也有人在饮酒作乐，不过京中大家府邸几个极其尊贵的公子都不在京城，寻常府邸的公子她们二人自然不认识。

进了来福楼，小伙计立即迎上前，打量了二人一番，便带二人向楼上走去。

进了二楼靠窗的一间雅间，秦怜噤里啪啦地点了一桌子菜，吩咐小伙计快些上。

小伙计忙不迭地应声下去了。

秦怜喝着茶水，翘着腿，看着楼下，嘟囔道：“自从秦钰哥哥去了漠北，燕亭又走了之后，便感觉这来福楼一下子不热闹了。以前这个时候才是最热闹的时候，听一帮子人饮酒作乐。”

“以前你也偷偷来？”谢芳华抓住她话里面的隐藏之言。

秦怜吐吐舌头：“一年总要从皇宫逃出来几次。以前是秦钰哥哥偷偷带着我，否则这么多年，我还不得在皇宫里憋死？”

谢芳华端起茶盏喝了一口，漫不经心地道：“你和秦钰感情很好？”

秦怜眨眨眼睛，眯着眼睛笑：“好姐姐，你见到秦钰哥哥了是不是？他是不是很好？很温文尔雅，待人温和亲切，给人一种很容易亲近的感觉？”

“没看出来。”谢芳华摇摇头。

秦怜瞪了谢芳华一眼：“你已经鬼迷心窍了，自然看不见了。”

谢芳华不理她，转头看向窗外。

两盏茶后，小伙计陆续将饭菜端上桌，秦怜开始催促谢芳华吃。

谢芳华不饿，吃得不多，见秦怜风卷残云，一会儿工夫吃下了大半，她蹙眉，提醒